



已经上市，
喝了一杯蜜
茶，付钱的时候才知道
价格涨了一倍有余。

我说：“怎么这样贵？比去年涨了一倍。”照顾店面的是个眉目清秀的小女孩，讲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话，马上应答道：“不贵，不贵，一杯蜜是炼过几只蜂的。”

这句话令我大惑不解，惊问其故。小女孩说：“蜜蜂

住处附近有一家卖野蜂蜜的小店，夏日里，我常常到那里饮蜜茶。我常觉得，在炎炎夏日喝一杯冰镇蜜茶，甘凉沁脾，是人生一乐。

今年我路过小店，冬蜜

M 名家名句

对生活的兴趣要广一点

□林森/辑

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早晨，时候到了人会自己醒来。

——刘亮程

心只要是光明的，就不会丧失希望，就不会垂头丧气，因为人在光在，四下皆明。

——毕淑敏

要时刻明白自己想做的和自己能做的之间的差距，并且尽一切能力去减少之间的距离。

——杨绛

口味单调一点，耳音差一点，也还不要紧，最要紧的是对生活的兴趣要广一点。

——汪曾祺

为生活得快乐而想挣钱，一生的全部努力和最好的东西都集中起来去赚钱。幸福被遗忘了，手段被当做目的了。

——加缪

读书不是为了读书，而是为了去感受生活，理解生活。

——余华

让今天过得比昨天更有意义，这才是昨天存在的价值。

——卢思浩

你的眼界就是你的心量，眼界开阔，心量也就越大。

——张小娴

R 人生感悟

一杯蜜炼过几只蜂

□林清玄

酿一滴蜜要飞很远的距离，要探过很多花，有时候采蜜要飞遍一整座山头哩！还有，飞得那么远，说不定会迷路，说不定被小孩子捉了，说不定飞得疲倦累死了。”

听了这一番话，我欣然付钱，离开小店。回家的路上，我一直想着那个可爱的小女孩说的话，任由想象力驰骋。

也许真的是这样，一杯在我们手中看起来不怎么样的蜜茶，是许多蜜蜂历经千辛万苦才采集得来的，我们一口饮进一杯蜜茶，正如饮下了几只蜜蜂的精魂。蜜蜂是一种奇怪的动物，飞来飞去，历遍整座山头、整片草原，搜集花的精华，一丝一丝酝酿，很可能一只蜜蜂的一生只能酿成一杯我们一

口喝完的蜜茶吧。而在酿蜜的过程中，有多少蜜蜂会死去！未死的蜜蜂又要经过多少生命的熬炼，才能炼出一杯蜜茶啊！光是这样想，就够浪漫，够令人心动了。

在实际人生中也是如此。

生命的过程原是平淡无奇的，情感的追寻则是千难万险的，在平淡无奇、千难万险中酿出一滴滴的花蜜，这花蜜还能让人分享，还能流传，才算不枉此生。虽然炼蜜的过程一定是痛苦的，一定要飞过高山平野，一定要在好大的花中采好少的蜜，或许会疲累，或许会死亡。

可是痛苦算什么呢？每一杯蜜都是炼过几只蜂的。



J 精粹短文

人贵有趣

□墨之

晚上打球时听两个人唠嗑。“你最近忙什么呢？”“学着养花。”不用再往下听，就知道这养花人是个有趣味的人。看花开、听花语、泡花茶……都是极有趣味的事，养花人怎会没有趣味？

有幅漫画，一个人走路被石头绊倒，眼镜都飞出去了，而他却趴在地上仔细打量一棵新生的幼苗。因这美好的意外发现，他的脸上满是欣喜。这漫画，有趣。

人贵有一颗闲趣之心，若现实中的每个人都变得有趣，那树上的乌鸦和草垛里的刺猬，也一定是有趣的了。

F 非常感受

eichangganshou

已经好几年没见过这样大的雪了。早上醒来，我倚立窗口，凝望着漫天飞舞的雪花，如痴如醉。雪还在下，这纷纷扬扬的雪花，落在房顶上，落在树梢上，落在地面上，装扮了一个银装素裹的世界，白茫茫的大地真干净。

雪还在下。我下了楼，去上班。马路上，一辆辆汽车像蜗牛，似在挪动。被雪覆盖的人行路上，有了许多脚印，深深浅浅的，我踩在上面，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。我尽量沿着人行道一边没人踩过的雪上走着，以防滑倒。我一边走，一边给远在百里外的父亲打电话，叮嘱父亲，大雪天，少出门。毕竟是80多岁的人了，手不利索，脚也不利索。父亲告诉我，院子里的雪，我弟弟早已经打扫干净，路上的雪，乡亲们也扫得差不多了。父亲还说，这雪好啊，瑞雪兆丰年！父亲种了一辈子庄稼，想到的是地里那一片片的小麦。记得我小时候，冬天常有这样的大雪。早上醒来，父亲在院子里扫雪，我们也跟着扫。大多时候是沿着门前的小路，一直扫到爷爷住的院子里，把爷爷院子的积雪打扫得干干净净。然后折回，再把我们家的院子打扫干净。

雪还在下。路过一所幼

雪还在下

□鲁北

儿园，一些孩子戴着高高的棉帽，穿着厚厚的棉衣，正走进校园。忽然看到一个孩子滑倒了，我的心紧缩一下，急忙向下一步想扶起他，但他并没有立刻爬起来的意思，而是故意在地上打了几个滚儿，一个鲤鱼打挺，起来，接着做滑雪状。他好像是五十年前的我，在雪地上跑来跑去，堆雪人，打雪仗，手冻得冰凉，脸冻得通红，脚冻得生疼，也不觉得冷。冰雪世界，是我们儿时的乐园。

雪还在下。途经一个单位，工作人员冒着纷飞的雪，在通往门口的路上清扫。雪花落在他们的头上、脸上、身上，风一吹，无影无踪。他们紧张地劳动着，嘴里吐出的热气模糊了镜片，在眉毛上结一层浅浅的白雾。一会儿工夫，楼前打扫得干干净净，路边堆起一座座雪山。

雪还在下。十字路口，是一个车辆拥挤的地方，南来的，北往的，都要通过这里。因为路滑，车辆拐弯时，极易侧滑。环卫工人开着铲雪车，不停地把路口的积雪推到远离路口的地方。

雪还在下。我到了单位

大楼，已经有三五同事在扫雪。他们弯着腰，扫帚不停地摇摆，向左一下，向右一下。

我也加入扫雪的队伍，拿起扫帚，一下一下扫起来，直到把楼前打扫得一干二净。

雪还在下。我回到家，与女儿视频，问外孙女干啥了。女儿发来视频，外孙女在楼下的雪地上玩雪。外孙女不怕冷，雪在燃烧。

雪还在下。我坐在饭桌前，不禁想起白居易的《问刘十九》：“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”是啊，这样的天儿，是最适合约上三五好友闲坐，

围炉夜话，饮酒煮茶的。我已到了花甲之年，早已把一切看淡。在这雪夜，我想约写“柴门闻犬吠，风雪夜归人”的刘长卿，写“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”的柳宗元，写“溪深古雪在，石断寒泉流”的李白，与我共饮，为那时的雪，和今日的雪。

雪还在下……

